

目 录

确山刘店暴动与信阳四望山会师

-李则青口述 王金管整理 (1)
- 大荒坡农民暴动.....孙克新 张保友整理 (16)
- 蒙阳杨寨农民武装起义纪实.....李平一 (22)
- 清末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河南省军政机关沿革
及人事变迁.....黎椿寿 (30)
- 国民党时期的人事制度在河南.....王惠波 (45)
- 河南省行政干部训练团回忆片断.....罗 震 (61)
- 日伪统治时期河南省新民总会沿革及活动.....邢汉三 (67)

- 清末考试制度.....杜慕堂 (85)
- 科第絮语.....杜慕堂 (90)
- 汲县经正书舍和茗香楼藏书记.....李季和 (92)

马集文斋版印书籍及开封刻字业纪略

-马志超口述 王华农整理 (95)
- 河南省立二师——淮阳师范.....张衡石 (113)
- 回忆北仓女中.....胡绍芬 (121)
- 抗战胜利后的开封文艺界.....李根红 (133)

- 洛阳古玩行史话.....吴圭洁 (138)

四大怀药与怀帮·····	张士桀(160)
南阳烙花工艺·····	史锡荣(164)

我所见到的慈禧和光绪·····	苏勋丞口述 刘天祥整理(167)
辛丑年慈禧光绪返京途经汲县见闻·····	李继九(179)

〔质疑·订正·补充〕

冯玉祥出生地不是保定·····	宋聿修(184)
陈伯英是安徽人·····	秦鼎新(184)
《张钫事略》和《王拱璧事略》中几件史实 的订正·····	编者(185)
不是于右任，是任右民·····	宋聿修(186)

确山刘店暴动与信阳

四望山会师

李则青口述 王全管整理

确山刘店秋收暴动，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南领导的一次成功的暴动，应载入史册。

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斗争

确山县革命力量于1927年7月4日（农历六月六日）撤出县城（编者按：有关情节，可参阅《河南文史资料》第七辑所载《大革命时期的确山农民暴动》一文）之后，外逃的劣绅纷纷回城，但县长无人敢干。这是因为反动势力方面受到农民暴动的打击太大，犹有余悸。后经劣绅与确山驻军孙连仲部协商，选中孙振家当了确山县长。

孙振家是教员出身，他嗜好大烟，又善于投机钻营，结交官绅。在1927年4月初农民暴动于东关扣押县知事王少渠时，孙振家曾出面将王保释回城。

以孙振家为首的确山县政府成立后，立即悬赏千元通缉共产党员和曾与共产党合作过的红枪会领袖，全县有50多人被通缉。他们还恢复了被革命政府废除的全部苛捐杂税，勒令追交革命时期停交的一切钱粮，欠地主的租谷、高利贷更是立追不放。1927年下半年，各种苛捐杂税更大量增加。

革命领导人李鸣岐、马尚德等由县城退出，转移至张立山家

后，召开了一次中共党的会议，参加人员有李鸣岐、马尚德、张家铎、张耀昶、张立山、李则青、刘青凡等。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，主要是：以前工作的重点偏重上层，只注意联络红枪会首领，而忽略了广大群众，待形势一变，活动就失去了依托。会议决定，以后工作重点放在贫雇农和工人群众上面；领导人要分散活动，加强联系，发展队伍，积蓄力量，准备第二次暴动，再回县城。李则青、张立山、刘青凡等负责刘店地区农运；马尚德、张家铎等负责驻马店地区工运、农运，并与士兵进行联络；张耀昶负责洪沟庙一带；李鸣岐指导全面。为对付敌人的追捕，把碰头地点改在汝南西部王楼村李鸣岐的舅父家里。

当时驻马店、确山一带驻军是西北军孙连仲部。大革命时期，许多中共党员在西北军中做政治工作；大革命失败后，大部分共产党员被捕入狱或解除职务，也有部分共产党人隐蔽下来。马尚德为了做兵运工作，经常身穿破烂衣，头戴旧草帽，到驻马店车站兵营与士兵接触，交朋友。有一天，他碰到一位营长，这位营长见他常到兵营来，便主动与他接近，并问：“你们这里有共产党吗？”马因不了解他的身份，回答说没有。过了两天，马尚德又遇见了这位营长，谈了一会儿，营长又向他了解共产党的情况，马尚德还是回答说没有。如是者三次。营长看马是穷人打扮，就一边同他拉家常，了解地主豪绅的剥削情况，一边给他讲穷人团结起来，打倒土豪劣绅，推翻旧制度，建立新社会的道理。还说，共产党就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党，跟着共产党走就能过上好日子。在王楼会议上，马尚德汇报了这个情况。会议决定由马尚德继续与这位营长接触，待摸清情况后，可以把他带到王楼参加一次会议。在后来的碰头会上，这位营长说，他的名字叫孙金萱，是共产党员。并说，他们这个师有许多共产党员，党派他与当地党组织接头，准备把他们这一师人带出来。会议把这一情况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，上级指示：现在还没有新的精神，这个师又是炮兵，多

是笨重武器，行动不便，待中央有新精神时再通知他们。后来由于部队移防，这个师调离驻马店，地方党与孙金董失去了联系。

同志们面对白色恐怖，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，以各种方式深入到农民、工人、士兵中去，扭转了消沉局面，县东县北农民协会逐渐恢复，党在群众中站住了脚跟。

“八七”会议精神传达之后

1927年9月底，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关于在全省普遍发动农民暴动的决议，并把暴动划分为四个区域。省委特别指出豫南要以确山为中心，组织广大农民实行秋收暴动，以带动和影响豫南各县。为了组织、领导好确山秋收暴动工作，省委决定设立中共豫南特别委员会，以王开馨为书记。（编者按：王开馨即王克新。据李则青同志讲，1925年上半年，王在信阳扶轮小学任校长时用的名字是“开馨”。据王金营同志讲，此人当年向中共河南省委写的报告署名是“王克新”。）豫南特委在确山设中共驻马店办事处，以李鸣岐为主任，马尚德等任委员。豫南特委派虞松如等到确山帮助工作。

在一个傍晚，马尚德、李鸣岐、张家铎、张立山、李则青、刘青凡等陆续到达张立山家的打谷场，场里粮食已入仓，堆放着一堆堆变黄的高粱秆，大家坐在高粱秆上，张家铎传达了党的“八七”会议精神，省委关于实行武装暴动的决议，中共豫南特委、驻马店办事处的组成及关于暴动的计划。张家铎说：党的“八七”会议精神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：全党总动员，全国总暴动。

自退出县城起，各地群众曾多次询问如何对付国民党、土豪劣绅。现在上级决定实行暴动，正符合我们的心愿。

会议决定，为发动秋收暴动，必须加强两方面的准备工作：一是训练基本队伍，二是尽快筹集枪支弹药。

队伍的准备：由原刘店农民自卫军中挑选40~50名青年农民，组成敢死队，由虞松如等指挥，夜晚进行军事训练。同时在广大农民中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。

枪支的准备：一方面集中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部分枪支，一方面千方百计买枪、搞枪。张耀昶的父亲保管着三支长枪，张耀昶对父亲说：现在形势紧张，军队要收缴民间枪支，我们把枪埋起来吧。父亲同意。他们从屋内把枪取出来，扣在两口石槽里边，埋到后院。然后，张耀昶趁机把这三支枪取走了。张耀昶还背着他父亲和哥哥，卖地买了一支长枪，一支手枪。

当时筹备暴动的领导人多是青年学生，除李鸣岐、虞松如（均黄埔四期学生）外，没有一点军事常识。为培养同志们的知识和胆略，经过张家铎等人的教育，吸收了曾参加过土匪杆子的余太红、王老四为敢死队员。为了在政治上先给反动势力一个打击，驻马店办事处决定以突袭的办法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。

镇压的第一个对象是县北劣绅范天培。大革命失败后，范疯狂逮捕革命者，打击农协会员。10月初的一天晚上，张家铎等率敢死队员十数人，将范宅包围。敢死队员从后门进入范宅，不慎发出了响声。范刚刚躺下，受惊赤身由前门跑出。守大门的队员黑暗中见有人外跑，连打数枪，范转身回院。敢死队员把范宅搜索一遍，不见范的踪迹，张家铎越矮墙进入隔壁私塾先生室内。张家铎将私塾先生被褥一提，发现范天培赤身横卧床上，队员们架起他向外就走，范天培连声呼叫难行，原来他的腹部已被守门队员打中，肠子流出肚外。敢死队员遂将范天培处死，掩埋于村外。

县北还有一个楚本固，是确山四大劣绅（魏呈典、楚本固、田斐卿、何鸣一）之一，平时躲在城里不敢回家。范天培被处死后数日，楚本固的父亲死了，他秘密回家奔丧，被农民发觉。当天晚上，张家铎、马尚德、张耀昶等带农民30余人，于深夜越入

寨内，包围了楚家。因参加的农民怕楚家有备，多不敢进宅，加上鸣枪过早，楚本固越寨而逃。

自范天培、楚本固遭到打击后，大的豪绅地主都躲进城中。中共驻马店办事处扩大宣传，号召广大农民重新拿起武器，打倒土豪劣绅，建立自己的政权。

10月下旬，中共驻马店办事处已筹备长短枪10余支，购到子弹、手榴弹数箱，训练了战斗员40余人。中共豫南特委和驻马店办事处决定以马尚德、李鸣岐、张家铎等组成暴动总指挥部，把全部力量集中于刘店，以土地革命为号召，打倒李广化，发动秋收暴动。

刘店秋收暴动的爆发，确山 农民革命军的诞生

李广化原是刘店的首事先生，与地痞流氓、军阀、官府相勾结，对人民敲诈勒索，摊粮派款，起票勒索。在农民运动高潮中逃避外县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在汝南国民党军队里买了一个团长衔，有长短枪20余支，士兵100余人，团部驻在汝南。后来他看到确山农民运动消沉下去，便把团部移回刘店老家，一边与确山驻军张德枢旅（孙连仲部他调，岳维峻部驻防驻马店、确山一带，张旅属岳维峻部）接洽编制，一边准备收编土匪、流氓，充实他的兵额。打倒李广化，既可为暴动队伍暂把大本营设在刘店扫除障碍，又可震慑确山反动豪绅，扩大革命影响。

10月24日（农历九月二十九日）晚，总指挥部发出了在刘店举行暴动的通知。40多名队员集合后，又通知了各村红枪会到刘店支援。唐庄甲长唐大凡集合数十人向刘店进发。队伍走到侯楼，恰与李广化由汝南带回的队伍相遇。黑暗中看不真切，唐大凡所部农民心怯，被李广化截去两人两枪。唐大凡惊慌失措，赶到总指挥部汇报情况，但他又说不出李广化人马的准确数字。总

指挥部鉴于李广化突然带队归来，具体情况不明，决定围攻李的临时驻地姚庄。队长虞松如向各队布置了任务，整队向姚庄进发。临时集合的千余农民队伍，不知李广化有多少人枪，行进时有许多人离队。总指挥部只好改变计划，把队伍撤回。

第二天经过调查，李广化所带的只是他原有的一个班，并已移驻刘店。总指挥部决定：10月25日（农历十月初一）夜全体集合，攻打李广化团部。

当天夜晚，暴动队伍包围了刘店。吸取了头天晚上的教训，总指挥部作了周密部署。10月26日凌晨，马尚德、李鸣岐、虞松如等率40多名敢死队战士，秘密接近了刘店四周的寨门。一枪未发，活捉了站岗的团丁，紧接着迅速包围了李广化团部大院。前来支援的农民也进入寨内。李部团丁多是土匪出身，当暴动队伍逼近大院时，团丁们爬上屋顶，凭借高厚院墙顽抗。双方激烈地打了两个多钟头。天色微明时，暴动队伍向院内连掷六枚手榴弹，因火药受潮，俱未爆炸，反被团丁抛出，虽仍未爆炸，但围攻的人吓了一跳，许多人后退。虞松如大声说：大家不要怕，他们根本没有炸弹，扔出来的还是我们投进去的不响的东西。我们再坚持十分钟，敌人就缴枪投降了。虞松如的喊话稳住了阵脚。群众愤怒之下，大声向院内骂，暴动队伍的火力也压住了敌军。马尚德向院内大声喊话：“团丁弟兄们！我们无仇无冤，只是来找李广化算账。你们也是穷苦弟兄，被生活逼迫才来当团丁。我们都是穷人，何必替李广化卖命？只要缴枪，决不杀你们。”同时，数千农民喊声大起。敌军在暴动队伍的火力打击与政治攻势下，终于全部缴械投降。张耀昶首先冲入大院。计此役共缴获长短枪12支，其中洋拾杆3支，每支都有六发子弹。因李广化头天晚上到县城与张德枢联系编制问题，他得以漏网。当天上午，他在回刘店途中听到他的团部被攻破的消息，又逃回城内。

暴动队伍得胜后，不少农民进到各屋拿东西。总指挥部当即

宣布：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暴动队伍，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，一切缴获要归公，任何人不准乱拿一针一线。群众纷纷响应，拿东西的都放下了。

刘店街头贴满了“打倒封建势力”、“打倒军阀”、“打倒土豪劣绅”、“开展土地革命”等红绿标语，几条街巷挤满了农民队伍。当天中午，总指挥部在镇西打谷场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。大会正在进行之际，捉到李广化由城里派出的两个情报，总指挥部根据群众意见，当场枪毙了这两个走狗。会上，李则青向群众讲了话，揭露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罪恶，讲了开展土地革命的意义，号召农民共同起来打土豪，分田地，开仓放粮。李则青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暴动队伍，当场就有10多个青年报了名。大会结束后，马尚德等带领千余农民，举着红缨枪、大砍刀，进行游行示威，包围了张庄豪绅、前确山县警察所长张化鹏的宅子。张逃避不及，被活捉，罚大洋600元充作军费，并打开张家的粮仓，将30多石粮食大部分当场分给穷人，一部分运到刘店粮行出售，售款作为军费。

总指挥部驻在刘店赵炳文家。赵炳文是个地主，他与李广化私怨很深，因此对暴动队伍特别热情。在刘店期间，暴动队伍的生活由赵家供应。总指挥部几位领导人在赵家办公，战士住在村头火神庙。总指挥部一边在刘店放粮，扩大宣传，一边等待各地党员同志和收集枪支，扩大部队。

暴动后约一星期左右，中共驻马店办事处在刘店召开了确山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，通过了农民革命军暂行简章，决定正式组建确山农民革命军。农民军编为一个大队，三个中队，马尚德任总指挥，李鸣岐任党代表，张耀昶任大队长，张耀昶（兼）、张家铎、虞松如等任中队长，张立山为总队会计。

确山农民革命军诞生后，各地党组织把掌握的武装都送到了总指挥部，正式队员增加到50余人，长短枪有40余支。继惩罚张化

鹏后，又枪毙了徐克亮（外号徐二头）。徐是县南恶霸地主，勾结土匪，侮辱妇女，民愤极大。总指挥部接到群众的控告后，派出李鸣岐、张家铎、余太红三人，各带手枪一支，赶到任店集。这天任店街头人山人海，徐克亮正坐在一家酒店吃酒。在群众指引下，李鸣岐等进入店内，对徐克亮说：“你叫徐克亮吗？”徐傲慢地回答：“是。你们干什么？”余太红马上架起徐的双臂，李鸣岐、张家铎在后边推着，把徐推到门外。一出店门，余太红手起一枪，徐克亮立时毙命。赶集的人们听到枪声，纷纷逃避。李鸣岐拿出事先写好的布告放在徐的死尸上，三人扬长而去。从此，县政府的官吏再无人敢出确山东门下乡，全县的老百姓喜笑颜开。农民革命军加紧军事训练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。

刘店战斗，粉碎敌军第一次“进剿”

李广化的团部被攻破，张化鹏被罚款、分粮之后，他们一边哭诉于张德枢，一边求救于省政府新委的县长高子元。高子元与张德枢串通一气，使用反革命的拉、打两手，向农民军发动了进攻。

他们先采取欺骗的手段，梦想不动刀枪就把农民军吞噬掉。张德枢派政治部主任到刘店说项，民团军派代表到刘店接洽，商务会长马士龙（汉奸，抗战胜利后被镇压）也亲自出马，与农民军进行联络，都是劝农民军接受张德枢的“改编”。马尚德、张家铎等参加了各次谈判。他们一眼就识破了敌人的诡计，对敌方的谈判代表说：要改编的话，你们先把枪械、给养、服装送到刘店来，防地由我们自己划，行动不受你们指挥。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。

接着，张德枢和高子元分别向农民军发出了通牒，要农民军立即解散，不然定要严办。我们以农民军的名义分别向张德枢和高子元回信，揭露了劣绅的罪恶，并表明我军严阵以待的立

场。

敌人的欺骗与恐吓，激起了我军战士的极大愤慨，纷纷向总指挥部请战，要求攻打县城。总指挥部鉴于我军在刘店聚集革命力量的任务已基本完成，作出了紧急决定：如“进剿”之敌兵力少，就予以坚决打击；若敌人兵力强，我军应当避免损失，撤离刘店，向南发展游击战争。

11月6日凌晨，张德枢、高子元拼凑了由一营正规军、700余民团军和红枪会众组成的联军，向刘店发动了第一次“进剿”。

“进剿”的敌军为了壮胆，离刘店3里以外就开始烧房子，并漫无目标地放枪，声嘶力竭地呐喊。

总指挥部接到敌军出动的情报后，把全军分作两队，阻击敌人。战士们隐蔽在寨墙后面。敌人围着刘店打了一阵枪，不见还击，便蜂拥逼近寨墙。马尚德一声枪响，接着枪声齐发，一排敌人应声倒地，大队敌人嚎叫着扭头回窜。跑到寨墙近处的敌人纷纷滚下壕沟，我军战士用砖头、石块向敌人砸去，打得敌兵一片哭叫。敌方指挥官骑马到阵前督阵，被我军击中，滚下马。敌军阵势大乱，全部后撤。接着分兵两路向刘店两侧迂回，企图以包抄战术击败我军。在敌军调动兵力，发动新的进攻之前，农民革命军撤出刘店，向南转移。这次刘店之役，敌军被打死5名，打伤10多名，我军无一伤亡。

农民革命军退出刘店10里之外，敌军经过一阵猛烈枪击，才战战兢兢进入刘店，把刘店住户抢劫一空，并把赵炳文家数十间房屋全部烧毁，又赶到双桥烧了张立山家的房屋，杀死刘店北胡洼三个农民。敌军怕遭革命军夜袭，仓皇回到县城。

农民革命军退出刘店后，起初组织了五六百农民，准备反攻，因敌军已退回县城，农民军遂向南转移。行军途中，再次包围了张化鹏的宅子，张已逃走，其父张振东被捉。张振东是清末武秀才，与其子张化鹏合谋残害百姓。根据张振东的罪恶，当晚

把他枪毙，执行者是张振东的外甥、共产党员王兰普。张宅被烧，同时把李广化女婿家的财产分了。

这次农民革命军南下，约有70余人50余支枪。此时军队纪律尚不甚严，队员流动性很大，来去较为自由。但要走的队员必须把枪支留下。有重大行动时，附近农民多来支援。

游击战争初步开展

农民革命军撤离刘店后，经留庄、杨店到达确山南部与信阳交界之张板桥，与四望山农民军互为声援。在刘店暴动的同时，信阳四望山农民在共产党员王伯鲁、龚怡情等领导下，打死信阳四大金刚之一的恶霸地主张显卿，占据了四望山，开展土地革命。（编者按：信阳县委党史办公室戴继先同志整理的《大革命前后的信阳县农民运动》一篇资料中说：“1927年8月25日夜，共产党员王伯鲁率领农民杀掉了信阳四大金刚之一、盘踞四望山的民团团总张显卿。团丁数十人起义，组成农军。”）

我军自南下以来，一边打土豪，开仓放粮，一边扩大武装。特别是对张天真的打击，影响最大。张天真是张板桥人，人称张四先生，是确山县最大的地主，对农民非常刻薄。他家的雇工如果弄坏一个鞭梢、犁铧，也要扣工钱。杨店地区的好田地多属张家，张板桥周围十数里的许多农民是他家的佃户和雇农。他家有7000多亩土地，还在开封、汉口、信阳等城市开设不少商店。有人粗略估计，他家每年收租粮40多万斤，进现洋2.6万余元。张家院墙高厚，并养有一班武装家丁，虽遭土匪数次攻打，都未能打开。刘店暴动后，农民革命军的声威使这位张四先生坐卧不安。他听到农军南下的消息，便连夜逃往汉口去了。农民革命军在张智才（共产党员，张天真本家孙子，代张天真掌管张板桥红枪会武装）协助下，顺利地打开了张家大院，缴获长枪3支，手枪1支。张家的粮仓和钱库全被打开，大部粮食散放给贫苦农

民，出售部分粮食和缴获的现洋，充作农民军的费用。

张天真院子被打开之后，一般地主绅士纷纷向农民军输诚，平日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，有的隐匿外逃，有的拿粮拿钱，送交农民军。总指挥部还召开大会，组织群众控诉张天真的罪恶，派出宣传队到各村讲演。通过宣传，启发了广大农民的觉悟，许多青年农民报名参军，部队扩充到100余人。同时，由于没收了张家大批财物，农民军的给养也有所改善，添置了一部分弹药、服装，每人每月还可以领到3元津贴。

部队在张板桥期间，中共豫南特委书记王开馨以及蔡训明、黄文庆等到达部队随军行动，并对农民革命军进行了整编。不久，部队到信阳明港一带活动。

当时在明港周围有几支地主武装正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。民团军团长李文相（曾参加1927年3月在武昌召开的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）因实力不足，被枪多势众的民团军营长童霄九赶出了明港，李文相常思报复。他虽然联络了申河红枪会首领戴文甫，但两支人马仍不是童霄九的对手。愚蠢而贪婪的李文相，以大革命时曾与我们合作为资本，与农民革命军联络，想借助我军兵力消灭童霄九，然后再消灭我军。司令部决定将计就计，消灭李、戴反动武装。

11月22日晚，我军40余人臂缠白布，在马尚德、李鸣岐、张耀昶等率领下，到达明港西面与李文相约会的村庄（原约定我军与李部民团由明港西面，戴文甫红枪会由明港东面，于凌晨同时向明港童霄九部发动进攻）。我军留一部分队员于村外，堵住各个路口，防敌突围，马尚德等仅率20余人进入李文相团部。李文相看我军仅20余人，深信不疑，让他的20多个团丁列队迎接，李文相致词表示欢迎。仪式结束后，李鸣岐陪李文相步入堂屋。马尚德、张耀昶将队员暗分两队，各人选准了进攻的目标。因戴文甫的联络人员未到，李文相十分着急。在他出大门时，李鸣岐

紧跟在后，李文相刚跨出大门，李鸣岐在身后手起一枪，李文相倒于门口。我军战士听到枪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扑向目标。团丁在惊慌失措之中全被缴械。我军共得长短枪13支。戴文甫知有变故，急急撤回，恰与我军相遇，展开激战。我军战士池洪友用手榴弹炸伤了戴文甫的臀部，戴部红枪会众溃散。第二天，我军派长短枪10余支突进申河，戴文甫已被送进医院，我们从戴家搜出长枪3支。

李文相这支武装被消灭、戴文甫受到打击后，反动派虽不得不收敛一下气焰，但又不甘心失败，他们串通一气，以重金贿赂正阳驻军任应岐部，对我军进行“围剿”。为避免与优势敌军作战，我军由张板桥北返，准备进军小乐山，在那里建立根据地。北返途中，我军一边宣传土地革命，一边镇压土豪劣绅，开仓放粮。在申河，镇压了包收钱粮的税吏高国典；在汤凹镇压了土豪王尊荣，缴获长枪3支，手枪1支；在留庄，刘、杨诸豪绅的存粮全被散放，并没收王怡园（曾任县知事）大洋数百元，分粮数十石。

11月25日晚，我军返回刘店。刘店群众象欢迎久别的亲人一样欢迎农民革命军。当天接到周庄群众的报告：东十保民团总带、县东“剿共”司令周宪宾下午回到了周庄。司令部先派刘青凡到周庄调查周的踪迹，继派李鸣岐、张家铎等三人携短枪进入周家。周宪宾与其弟周福猝不及防，一起被擒。在群众协助下，周氏弟兄被带至刘店，宣布罪状后当晚把他们处决。

11月26日，农民革命军离刘店北上，进至汝南西南部王楼村，活捉了王楼土豪吴清士、吴尊贤父子。

农民革命军的整编

为把农民革命军建设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，在暴动之始，即实行了党代表制。王开馨、蔡训明等到达张板桥随军活动后，更

加强了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。在王开馨主持下，中共豫南特委、驻马店办事处、确山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部在张板桥召开了一次会议，总结了暴动以来的经验教训，成立了第一届确山县委，并对以后各项工作作了决议。

会议决定对农民革命军进行组织纪律整顿。成立了司令部、政治部。司令部成员有王开馨、马尚德、李鸣岐、张家铎等。马尚德任总指挥，李鸣岐任党代表，蔡训明任政治部主任，张立山仍负责全军财务及后勤。总队之下分为四个中队，张家铎、黄文庆、虞松如、张耀昶分任中队长，张家铎兼任特务队队长，李则青、王聘卿（黄埔四期学生，后叛变）等为中队指导员，每个中队50人左右。

部队整编后，整顿了纪律，清除了余太红、王老四。他俩原是土匪出身，入我军后打仗尚勇敢，但他们的土匪流氓习气经教育而不改正。如在打吴清士家时，余太红先越入院内，却直奔吴尊贤嫂子和侄女住的西屋叫门。由于马尚德紧随翻入院内并打开了大门，余的行动才被制止。部队在王楼住下后，王开馨亲找他二人谈话，解除了他俩的武装，清理回家。

又杀了内奸林某。林某原是义和团一个法师，50多岁，武功不错。他和孙振家是亲戚，是反动政府安在农民革命军中的坐探。他常向孙振家等密报我军行踪，经查证核实后，将林某处死。

王楼战斗，向四望山进军

我军攻占王楼活捉吴清士父子后，边休整，边放粮，准备西进小乐山，暂以那里为根据地。

在王楼放粮期间来了一个老头，他对王开馨等说：任店西边有两杆土匪，一杆约600人，一杆约300人，对你们很佩服，愿意投奔你们，特派我前来联络。如果你们同意，请在这里住几天，

我把他们引来。司令部为扩大武装，同意了他的意见。给他一头毛驴，百十串铜子，让他上路。这样就改变了我军的行动计划，又在王楼住了下来。

当天晚上下了一场雪。天快亮时，警卫人员报告，吴清士父子不见了。司令部马上派出多人四出寻找，仍无踪影。正在寻找之际，王兰普跑步到王楼向张立山报告说，敌军已到刘店，将向王楼扑来。张立山马上向司令部作了汇报。司令部立即吹号集合队伍，进行了简短动员，各中队进入战斗位置。

原来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和河南省“剿匪”总司令部，曾连电张德枢、高子元，令他们消灭农民军。当他们接到周宪宾兄弟被杀的消息，高子元亲自出马，率民团及城西石滚河一带反动红枪会500余人，枪300余支，协同张德枢派出的一团正规军，于1927年11月29日（农历十一月初六）对农民革命军“进剿”。

敌军出城后，直扑刘店，又掉头北上，转至王楼。上午9时左右，敌出现在王楼南陶庄桥头。当日上午，前来领粮的群众约有千人，听到敌军“进剿”的消息，在我军队员（无枪支者）协助下，纷纷向北撤去。由于地面有雪，敌人从远处即望见黑压压一片人群，误认为是农民革命军惧战而逃。敌人没做任何战斗准备，大模大样地背着长枪，乱哄哄向王楼拥来。他们梦想抢劫一阵，收兵回城。

敌军进至王楼村内，遭到了迎面打谷场草垛后埋伏的我一中队（中队长张家铎）的突然打击，埋伏在村东树林中和村西竹园的两个中队（中队长分别为虞松如和黄文庆）也同时开火，打得敌军溃不成军，自相践踏，一窝蜂向南败逃，又遭到我埋伏在村南柏树林的四中队（队长张耀昶）的阻击。敌军抛下尸体，拚命狂奔，一直逃向沙河，占据了有利地形，才组织还击。

农民革命军战士面对数十倍于我的凶恶敌人，顽强战斗。无枪的队员脱下棉衣，光着膀子挥舞大刀向前冲。此役共打死打伤

敌军60多人。

王楼之役敌军虽然受挫，但由于我军指挥有失误，也受到不小损失。当敌军占据河堤还击后，指挥部仍命令冲锋，使我暴露于敌火力之下。总指挥马尚德腿部负伤，一中队长张家铎右臂中弹，蔡训明把二人架下火线。王开馨、李鸣岐命令再冲锋，结果王开馨肺部中弹，伤及肺叶，队员唐明武和一名不知名的队员当场牺牲，另一名队员负伤。

战斗至太阳偏西，敌军回城，农民革命军北进小乐山。

王开馨、马尚德、张家铎等负伤后，被送进驻马店西南角一家小医院。王开馨因伤重，于1927年12月8日晨牺牲。王开馨的死，是我党重大损失。

马尚德、张家铎等离队后，李鸣岐、张耀昶、张立山等整理部队，又扩大至百余人枪，于12月中旬转战至信阳四望山，与四望山农民革命军汇合一起，改编为豫南工农革命军。上级调派张志刚（又号张胡子）为总队长，以四望山冯家庄、婆婆寨为后方，攻打信阳车站，伏击彭家湾民团，纵横驰骋，开展游击战争。

1982年7月

（本文口述者李则青，河南确山县人，1899年生，现任确山县政协副主席。整理者王全营，河南巩县人，1946年生，1977年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，现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。）